

《诗》纬三基、四始、五际、六情说探微

曹建国

(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曹建国(1969),男,安徽霍邱人,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论研究。

[摘要] 《诗》纬以“天地之心”解《诗经》,提出了“三基”、“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阐释范畴,以对应阴阳五行的变化,作为王政变革的依据,并以“三基”、“四始”、“五际”说《雅》诗,“六情”、“十二律”说《风》诗。

[关键词] 《诗》纬;天地之心;阐释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4-0434-07

正统的汉代《诗》以“诗言志”为理论基石,将诗看作是人内心情志的反映,以此探究民心向背与政治得失。而《诗》纬则立足天人相副这一神学背景,把诗看作是“天地之心”,以阴阳五行的顺逆来落实天心的向背,《诗》成了符瑞灾异的经典依据。正如陈乔枏在《诗纬集证自叙》所言:“察躔象以记星辰之度,推始际以著历数之休咎,以合神明之契。其间天运循环始终之理,人事兴衰得失之源,王道治乱安危之故,靡不毕包罗囊括,兼综而条贯之。”为了实现这一神学使命,《诗》纬提出了一套迥异于汉代正统《诗》学的阐释模式,用三基、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说《诗》。因为资料缺少,对《诗》纬的研究一直进展不大,故有必要对其作专门的探讨。我们认为,要准确理解《诗》纬的这套阐释模式,关键是要将其分开把握,即:推历数,言灾祥,以说《雅》诗,三基、四始、五际是也;考音律,道性情,以说《风》诗,六情、十二律是也。至于《颂》诗,《诗》纬甚少关心,除了圣人感生外,《诗》纬几乎不提《颂》诗。

一、三基、四始、五际

首先说三基。《后汉书·郎顛传》:

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汜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臣以为戌仲已竟,来年入季,……

何谓三基?钱大昕以为《诗三基》即《诗·汜历枢》之别名^[1](第233页)。若《诗三基》为《诗·汜历枢》之别名,则郎顛不该两引,且“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也不成词,故三基当另有所指。《诗》纬:“十周参聚,气生神明,戊午革运,辛酉革命,甲子革政。”宋均注:“天道三十六岁而周也,十周名曰王命大节。一冬一夏,凡三百六十岁一毕,无有余节。三推终则复始,更定纲纪,必有圣人改世,统理者始此。十周名曰大纲,则三基会聚,乃生神明,乃圣人改世欤。周文王戊午年,决虞、芮讼;辛酉年,青龙衔图出河;甲子年,赤雀衔丹书,而圣武伐纣;戊午日,军渡孟津;辛酉日,作泰誓;甲子日,入商

郊。”^[2](第488页)据此,则“革运”即指圣人应世,始理世事;“革命”即指圣人受命;“革政”自然就是指朝代的更迭。《尔雅·释诂》:“基,始也。”革运、革命、革政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所以我认为革运、革命、革政就是三基,故宋均说:“十周名曰大纲,则三基会聚,乃生神明,乃圣人改世欤”。

三基的意义核心在于“改元更始”,预言受命新王和新朝的诞生。作为一种对历史发展的机械论和神义论的解释,三基的推算离不开历、卦。首先看三基应历。以“亥之仲”与“戊仲已竟,来年入季”相参,知《诗》纬是以孟、仲、季合为一辰。《汜历枢》曰:“王命一节为之十岁也”,则一辰当三十年,一年十二辰对应360年。郎顛对问在汉阳嘉二年,类推正当戊仲十年。孔广森《经学卮言》曰:“其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为仲,甲戌、甲辰旬首者为季,甲申、甲寅旬首者为孟,率十年一移。”^[3](第832页)孔氏之说当本自唐李贤注^①,与汉三统历也有相通之处,《汉书·律历志》:“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

其次看三基应卦。《诗·汜历枢》:“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大统之始。”《诗·推度灾》:“亥,核也,闕也。十月闭藏,万物皆入于核闕。”《汉书·律历志》:“应钟,言阴气应亡射,该臧万物而杂阳闕种也。”孟康注:“闕,臧塞也,阴杂阳气,臧塞为万物作种也。”^[4](第960-961页)即亥是万物的种子,是“大统之始”。所以三基以亥为始,应用的便是卦气论。《汉书》屡言“三七之厄”,如《路温舒传》、《谷永传》、《王莽传》等,张晏、孟康等多以“二百一十年”注“三七”。何以汉兴210年便会遭厄,盖高祖起亥仲,210年便对应十二辰的午位。《诗·汜历枢》:“午,作也。阳气极于上,阴气起于下,阴为政。”^[2](第483页)后来王莽篡汉,似乎应了《诗》纬的“阴为政”之说。郎顛对顺帝问时,汉兴已339载,行将十周360岁,周而复始,故其劝顺帝“改元更始”,有所变革以应天时。

可见,《诗》三基的关键就在于革,革运、革命、革政,以360年为期。经过了一定的时间,就要变,或大变或小变,皆为天意,当朝者要主动顺应天道。汉代改元事常发生,其深层原因正在于此。

其次说四始、五际。汉儒说《诗》皆有四始。据《郑志》答张逸问,知《毛诗》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5](第272页)。鲁、齐、韩以《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四始,分别见于《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匡衡传》、《韩诗外传》卷五。《诗》纬也有四始,其说见于《诗·汜历枢》:“《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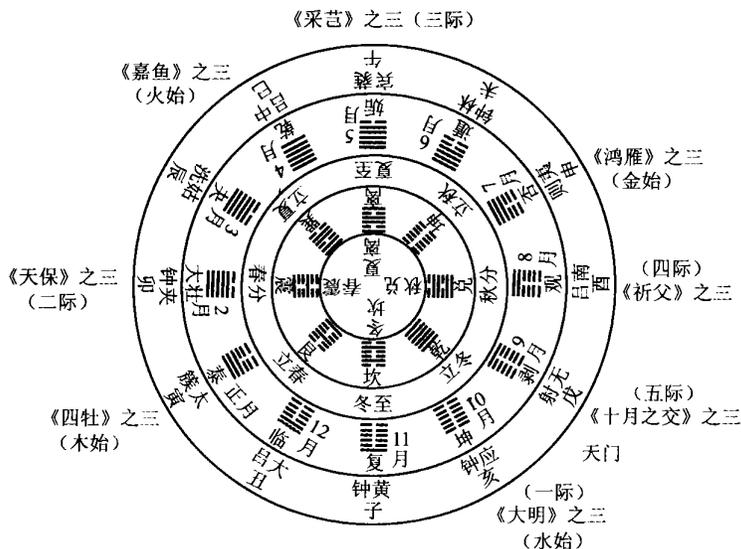
《诗》纬有五际,但何谓五际?《汉书·翼奉传》颜注引应劭语,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际,又引孟康语:“《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始终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又《后汉书·郎顛传》引《汜历枢》云:“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引《汜历枢》云:“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四始、五际之关系如下图所示^③。

历来研究《诗》纬的人对四始、五际都颇为头痛,常常是越说越糊涂,所以有许多人便以阴阳变化加以概说,而不做具体解释。据上文所引,我们认为解释“四始”、“五际”必须要注意两点:一、应综合四始、五际作统一探讨,不宜将二者分开;二、应该认识到四始、五际均为干支之位。

《诗·推度灾》云:“建四始五际八节通。”何谓八节?中国古历中的八节是指四分四至:春分、秋分(分)、夏至、冬至(至)、立春、立夏(启)、立秋、立冬(闭)。古人将八节对应八卦,配以八音,以司八风。《乐》纬云:“坎主冬至,乐用管。艮主立春,乐用埙。震主春分,乐用鼓。巽主立夏,乐用笙。离主夏至,乐用弦。坤主立秋,乐用磬。兑主秋分,乐用钟。乾主立冬,乐用柷梧。”八节与八风及施政之关系,文献有明确记载。《太平御览》卷九引《通卦验》云:

冬至,广莫风至,诛有罪,断大刑。立春,条风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风至,正封疆,修田畴。立夏,清明风至,出币帛,礼诸侯。夏至,景风至,辨大将,封有功。立秋,凉风至,报土功,祀四乡。秋分,闾闾风至,解悬垂,琴瑟不张。立冬,不周风至,修宫室,完边城。八风以时至,则阴阳变化道成,万物得以育生。王当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也。

《通卦验》云：“凡易八卦之气，验应各如其法度，则阴阳和，六律调，风雨时，五谷成熟，人民取昌，此圣帝明王所以致太平法。……八卦气不效，则灾异气臻，八卦气应失常。”例如：“乾，西北也，主立冬，人定，白气出直乾，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万物伤。”其它七卦对应之气也是如此^[2]（第 207-215 页）。如何方能风调雨顺？《乐记》：“八风从律而不奸。”孔颖达《正义》曰：“律谓十二月之律。乐音象八风，其乐得其度也。”而《左传·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孔颖达注：“乐能调阴阳，和节气，故乐以八风相成也。”据此，我们认为，将八风与律吕相配当源自传统的候气法，其渊源甚久，殷卜辞中的四方风记载已初见端倪，河南舞阳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或为候气之用。



乐律既能候节气、调阴阳，而诗与乐二位一体，关系一向密切，故而《诗》纬便将某些诗篇与八节联系起来，依据诗的内容在一年的阴阳交际的“分”、“至”点配上诗，作为占候、施政、利忌的经典依据。可是我们推排四始、五际对应的分、至点却没有发现冬至。冬至对应“子”，是否四始五际中阙佚了“子”呢？陈乔枏《诗纬集证》解“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时，引述了萧吉《五行大义》语：“冬至之日，阳气动于黄泉之下，子虽太阴之位，以阳气动其下，坎外阴内阳，故居子位以配水”，他也提到了子位。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认为四始、五际中佚去了子位。而且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四始五际缺少了子位，对称特征便被打破了。清人汪鹤寿在《齐诗翼氏学》中也曾怀疑四始、五际中有佚句，只是他过分拘泥于《毛诗正义》的解释，而以为所佚为辰位^[6]（第 23 页）。四始讲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与子位无关。“五际”提到春分、夏至、秋分，独缺冬至，则子当为五际之一。据此可知，五际为二分、二至外加天门，天门为乾所居，位在戌亥之间，这样也比《毛诗正义》以“亥”当二际要合理，也可补孟康所引《诗内传》之缺。

明白了《诗》纬四始、五际与八节、八风的关系，我们再来看《诗》纬为四始、五际配诗依据是什么。

清儒认为以诗配四始、五际的依据在于乐律。孔广森云：“始际之义，盖生于律。《大明》在亥者，应钟为均也；《四牡》太簇为均；《天保》夹钟为均；《嘉鱼》仲吕为均；《采芑》蕤宾为均；《鸿雁》夷则为均；《祈父》南吕为均。汉初古乐未湮者如此。”^[3]（第 832 页）魏源也认为“齐诗四始五际之说，出于《诗纬·汜历枢》，故不纯正典，然其以诗配律，三篇一始，则亦乐章之古法”^[7]（第 233 页）。而谭德兴认为四始、五际都基于阴阳，四始是宏观描述，五际是微观描述，都是周朝历史事件或时代状况的反映。

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因为解释《诗》纬不能完全依从《毛诗》^①。结合《诗》纬的四始、五际配诗，我们认为物候、利忌，再揉以阴阳卦气说，是《诗》纬配诗的依据。先看“四始”配诗。《大明》配在北方亥位。阴阳家以水为五行之终，“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8]（第 339 页）。至于亥，其为万物作种，其中已经开始酝酿新生命，是新生命开始的地方。故在卦气图上，亥对应的是十月，《汜历枢》亦

曰:“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之所定,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大统之始”。《大明》是写文王受命,武王伐商的诗,在诗中有明确的交代,为“大统之始”,故配在亥位。《诗·推度灾》:“水立气周,刚柔战德”,就是解释何以配《大明》于亥。“气周”,宋均注:“周亥复本原也。”是以“气周”即《易》“大明始终”之义,“水立气周”即“立水于《大明》”。而“刚柔战德”则暗含了商、周间的战争,也与诗意吻合。

《四牡》配位在寅。《推度灾》:“《四牡》,草木萌动,发春近气,役动下民。”宋均注曰:“大夫乘四口牡行役,倦不得已,亦如正月动物不止,故以篇系此时也。”^[2](第477页)《四牡》为“君所以劳使臣”之诗,与《诗·推度灾》合。先有“役动下民”之事,君主才会有“劳使臣”之举。“役动下民”是在“草木萌动,发春近气”的时候,故《诗》纬系《四牡》于寅,对应十二辟卦之正月。

《嘉鱼》配巳。《推度灾》:“立火于《嘉鱼》,万物成文。”宋均注:“立火立夏,火用事成文。时物鲜洁,有文饬也。”《易纬·通卦验》云:“立夏,清明风至,出币帛,礼诸侯。”与《嘉鱼》内容正合。《嘉鱼》诗写“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突出的是礼乐文明之盛,有“文饬”之义。

《诗》纬以《鸿雁》配申,也是以物候为据。秋风起,大雁南飞,则严冬将至。《诗·推度灾》:“申者,伸也。伸犹引也,长也,衰老引长。”又说:“金立于鸿雁,阴气杀,草木改。”故《诗》纬系之于申。

再看五际配诗。《天保》配卯,位当春分。《诗·推度灾》云:“节分于天保,微阳改刑。”宋均注曰:“节分,谓春分也。榆莢落,故改刑。”^[2](第477页)《礼记·月令》及《吕览·仲春纪》皆曰二月“省囹圄,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无作大事,以妨农功”,这当即《诗》纬“微阳改刑”,《通卦验》“正封疆,修田畴”之意。《天保》诗有“俾尔单厚”、“俾尔多益”、“群黎百姓,遍为尔德”等句,与《推度灾》之改刑施德相符。

《采芣》配午当夏至。《汜历枢》:“午,作也。阳气极于上,阴气起于下,阴为政,时有武。”《通卦验》云:“夏至,景风至,拜大将,封有功。”《采芣》诗写方叔帅军“征伐玁狁,荆蛮来威”,诗中有“路车有奭”、“服其命服”等诗句,与《汜历枢》、《通卦验》所说合,故《诗》纬配之于午。

《祈父》配酉当秋分。《通卦验》云:“秋分,风凉渗,雷始收,鸷鸟击,玄鸟归,闾阖风至。”郑玄注:“收,藏也。鸷鸟,鹰鹯之属也。玄鸟随阳,故南归也。闾阖风,盖藏物之风也。”^[2](第240页)《祈父》诗怨恨祈父不体恤下情,使得“王之爪牙”,“靡所止居”,违背了人情。所以《诗》纬将之配在西位,以警醒当朝者。

据《汉书·翼奉传》知《十月之交》为五际之一。《诗》纬云:“十月震电,山崩水溢,陵谷变迁,民生日促。后二年,幽王为犬戎所逐。”^[2](第487页)正是“神在天门,出入候听”之义。如果当朝者不能顺阴阳,因时而作,则天就要降灾警告,甚至使之亡身亡国。故《十月之交》配位当在天门,居戌亥之间的乾位。

子为五际之一,位当冬至,但其所配之诗已不可知。孔颖达引郑玄《六艺论》,曰“亥,《大明》也”,或是涉四始而误,因为戌、亥之间为天门,八卦属乾^⑨。《诗》纬既以《十月之交》配天门,不应再以《大明》配亥位。迮鹤寿以为所缺为《南陔》,但他的推断以《毛诗》为本,同样不可信^[7](第24页)。

《诗》纬之四始、五际各有其用,四始的政治功效在于施行,水始行冬政,木始行春政,火始行夏政,金始行秋政,不相舛误。而五际的政治功效在于改,卯际改刑施德,午际改阳为阴,酉际改劳烦为休养生息。四始五际又与三基相配合,三基革运、革命、革政以360年为周期,“以十周三百六十年为大变”^[2](第489页);而四始五际理论借助阴阳五行的变化及相互生克,把王道政治以年、月、日形式予以细化。三基与四始五际相配,为统治者提供机械的、神义的施政纲领,而《诗》则为之提供经典的依据。

二、六情、十二律

《诗》纬以六情、十二律说《风》诗,将风土人情之不同归于音律,与《汉书·地理志》将民情音声之差异归于水土地理的观念正相反。《诗》纬以音律说《风》诗当导源于翼奉。《汉书·翼奉传》载翼奉语:

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又曰:

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

关于翼奉所说的“五性”,《汉书·翼奉传》颜注引晋灼云:“翼氏五性:肝性静,静主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礼,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坚,坚行义,乙庚主之;肾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也”。据萧吉的《五行大义》知“肾行智,智行敬”当为“肾性敬,敬行智”^[11](第 54 页)。

“观性以历”,张晏云:“性谓五行也。历谓日也。”晋灼引翼奉语:“五行动为五音,四时散为十二律。”又《汉书·翼奉传》载翼奉语:“师法用辰不用日。”即,假令甲子为日,则甲为日,子为辰。翼奉的目的在于为人主提供一种知下之术,即以辰与时的正邪来考察人主的侍者与客的正邪。

翼奉的这种观点被《诗》纬所吸收,再揉以分野等知识,从而形成了一套解说《风》诗的模式。《诗·推度灾》:

邶国为结罽之宿,营室之精也。

邶国为结罽之宿,郟国天汉之宿,卫国天宿斗衡,王国天宿箕斗。邾国天宿斗衡,魏国天宿牵牛,唐国天宿奎娄,秦国天宿白虎,气生玄武,陈国天宿大角,衞国天宿招摇,曹国天宿张弧^[2](第 471-472 页)。

《诗·含神雾》云:

齐国处孟春之位,海岱之间,土地淤泥,流之所归,利之所聚,律中太蕤,音中宫、角。

陈国处季春之位,土地平夷,无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宫、徵。

曹国处季夏之位,土地劲急,音中微,其声清以急。

秦国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滕,白色秀身,音中商,其音舌举而仰,声清而扬。

唐地处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风,音中羽,其地碗碗而收,故其民俭而好蓄,此唐尧之所起。

魏地处季冬之位,土地平夷。

邶、郟、卫、王、邾,此五国者,千里之城,处州之中,名曰地轴。

邾,代己之地也,位在中央,而治四方,参连相错,八风气通^[2](第 460-460 页)。

按照各国所处的月位、音、律,我们大致可以推出《诗》纬中各国的分野:齐,尾、箕;陈,角、亢;曹,鬼、井;秦,胃、昴、毕;唐,按《含神雾》则室、壁;按《推度灾》则奎、娄;魏,斗、牛;邾等五国处中宫。

分野概念源自占星术,与二十八宿、干支等有关,简单地讲就是把地上的某一地区与天上的星宿对应起来,从而用天上的星象的变化来占卜、预言地上相对应地区的吉凶祸福,分野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相应思想。在分野观念史上,至少有两大系统,一种是见诸《左传》、《国语》等书中的,将岁星十二次与当时的周代十二诸侯国相联系,《淮南子·天文》对此有详细的记载。1972 年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中,《占书》保存有 6 条分野资料,即:郑,角、亢、氐;楚,翼、轸,对应的干日为癸,辰时为巳;鲁,奎、娄、女、胃;魏,房、心、尾、女,干日为辛;秦,东井、舆鬼,干日为甲,辰时为子;周,柳。而马王堆帛书《刑德》篇中也有分野记载,其基本上也属于地上的诸侯国对应二十八宿,但划分更细,更具体。比如它说:“婺女,齐南地也。虚,齐北地也。危,齐西地也。”一种是受驸衍的大九州学说的影响,将地上分为九州岛,与二十八星宿对应,谓之九野,见于《吕氏春秋·有始览》。到了汉代,发展成为十二州,见于《史记·天官书》。到了《汉书·地理志》,则将两套分野系统整合,标志着分野理论的成熟。

如果把《诗》纬与《汉书·地理志》的分野作一比较,会发现二者差距极大:

如何来看待这种差异呢?是否《诗》纬采取的分野是一种失传的古分野系统呢?对照《春秋·元命包》的记载,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春秋·元命包》云:“轸、毕间为天街,散为冀州,分为赵国。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轸星散为荆州,分为楚国。虚、危之精,流为青州,分为齐国。天弓星主司弓弩,流为徐州,别为鲁国。五星流为兖州,分为郑国。东井、鬼星,散为雍州,分为秦国。觜、参流为益州。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营室流为并州,分为卫国之镇。”^[2](第 641-642 页)这种分野与《汉书·地理志》

等大同小异,说明纬书所接受的分野观念与正统历家一致。否则,它也难以真正地干预现实。《诗》纬与

国别		月位	干支	音位	律位	方位	分野	
齐	《汉书·地理志》	仲冬	子	羽	黄钟	北	虚、危	
	《诗》纬	孟春	寅	角	太簇	东	尾、箕	
曹	《汉书·地理志》	仲春	卯	角	夹钟	东	房、心	
	鬼、井	《诗》纬	季夏	未	徵	林钟	南	
郑	《汉书·地理志》	季春	辰	角	姑洗	东	角、亢	
	《诗》纬						中宫	
魏	《汉书·地理志》	孟秋	申	商	夷则	西	觜、参	
	《诗》纬	季冬	丑	羽	大吕	北	斗、牛	
唐	《汉书·地理志》	孟秋	申	商	夷则	西	觜、参	
	《诗》纬	含神雾	孟冬	亥	羽	应钟	北	室、壁
		推度灾	季秋	戌	商	亡射	西	奎、娄
邶 鄘 卫	《汉书·地理志》	孟秋	申	商	夷则	西	觜、参	
	《诗》纬						中宫	
秦	《汉书·地理志》	季夏	未	徵	林钟	南	井、鬼	
	《诗》纬	仲秋	酉	商	南吕	西	胃、卯、毕	
陈	《汉书·地理志》	季春	辰	角	姑洗	东	角、亢	
	《诗》纬	季春	辰	角	姑洗	东	角、亢	

《春秋·元命包》不应有太大的差异,我们只能认为《诗》纬对当时的分野作了有意的调整,调整的原因就是为了适应翼奉所说的“执十二律而御六情”来说《诗经》。比如它把唐位调整到亥位,因亥有闭藏之意,律中应钟,《汉书·律历志上》:“应钟,言阴气应亡射,该臧万物而杂阳阙种也。”方位属北,“好行贪狼”。这样它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唐风》多俭,如《蟋蟀》、《山有枢》等诗。又如移秦于酉,因《秦风》多杀伐之音。移齐于寅,因寅有“物大、物多”之意;律中太簇,《汉书·律历志》:“太族:族,奏也,言阳气大,奏地而达物也”。方位属东,“东方之情,怒也”。何谓怒?《汉书·翼奉传》颜师古注引孟康语:“东方木,……木性受水气而生,贯地而出,故为怒。”这样它就可以解释《齐风》为甚么体式舒缓,泱泱有大国之风。《诗》纬分野对陈位未作调整,因为陈处季春之位,律中姑洗。《乐·叶图徵》云:“岁气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则姑洗之律应。”姑洗应鬼神巫祭之事,与《陈风》正合,故未作调整^①。

尽管《诗》纬说诗充满神秘诡异色彩,但从根本上来说它并没有背离汉代正统《诗》学。《诗》纬对具体诗篇的解释与汉代正统《诗》学有很大相通之处。例如《诗》纬对《风》诗的理解基本没有背离《毛诗》学,甚至不惜故意变更分野,以与《毛诗》等相符。又如《诗》纬解释《关雎》:“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嫔。”“关雎恶露,乘精随阳而施,必下就九渊,以复至之月,鸣求雄雌。”^[2](第471页)此说《关雎》,也与汉四家诗解说完全相同。《诗》纬对诗的认识和价值定位,与汉代正统《诗》学非常相似。《诗》纬论何谓诗,曰:“诗者,天地之心”,其实还是“诗言志”之传统的一种变相,仍然肯定诗是心志的反映。《春秋说题辞》云:“诗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2](第856页)其对“诗言志”的阐释非常精微。又如《诗》纬论诗之用曰:“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2](第464页)正是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自持其心”通于“发乎情,止乎礼义”,“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焉”不就是《诗大序》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吗?而《诗》纬论诗与时代治乱的关系则完全等同于《乐记》等儒家经典,《诗·含神雾》云:“治世之音温以裕,其政平;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诗道然”^[2](第466页),同样强调的是诗歌关乎政治兴衰得失。

不仅如此,《诗》纬也丰富了传统的诗歌理论。《诗·含神雾》云:“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意,谓以手承下面而抱负之也。”^[2](第464页)“诗者,持也”及“自持其心”之说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歌观念一脉相通。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就是从《诗》纬继承过来的。

自孔子以“兴观群怨”说诗以来,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一直在贴近现实的机制下运行,汉代的政治经学观及其阐释也一直非常强调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对现实政治的参与和干预。《诗》纬也不例外,甚至比传统的诗歌理论更强调诗歌对现实的干预。《诗》纬的这种重视诗歌与现实关系的诗歌理论,对于强化中国传统诗歌理论关心现实的理论特色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注 释:

- ① 李贤注三基为三期,谓以三期之法推算王命大统之始。其说见《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页 1066。
- ② 说《诗》纬者一向将《诗》纬等同于《齐诗》,我认为不妥。《汉书·匡衡传》既说匡衡受《齐诗》,则匡衡所说“四始”理应为《齐诗》说,不同于《诗》纬,只能说明《齐诗》与《诗》纬有别。
- ③ 图摘自谭德兴论文《齐诗诗学理论新探》。
- ④ 陈乔枏在其《齐诗翼氏学疏证》卷下也曾对以今本《毛诗》之诗次为《诗》纬配诗表示过怀疑。
- ⑤ 《后汉书·郎顛传》李贤注引宋均语,曰:“天门,戌亥之间,乾所据者。”
- ⑥ 当然也可能由于《诗》纬的凋敝而出现的传抄失误,如“秦国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臆,白色秀声,音中商,其音舌举而仰,声清而扬”,《北堂书钞》作“秦国处季秋之位,律中南吕,音中徵。”《含神雾》与《推度灾》的不同,也可能是其中一种误抄。

[参 考 文 献]

- [1] 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2]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 [3] 孔广森. 经学卮言[C]. 清经解:册四. 上海:上海书店,1988.
- [4] 班 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5] 孔颖达. 毛诗正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6] 连鹤寿. 齐诗翼氏学[C]. 清经解续编:册四. 上海:上海书店,1988.
- [7] 魏 源. 诗古微[M]. 长沙:岳麓书社,1989.
- [8] 苏 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9] 冯 时. 殷卜辞四方风研究[J]. 考古学报,1994(2).
- [10] 谭德兴. 齐诗诗学理论新探[J]. 兰州大学学报,2001,(4).
- [11] 萧 吉. 五行大义[C].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 何坤翁)

Approach Concepts of Sanji, Sishi, Wuji, Liuqing of Shiwei

CAO Jiangu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AO Jianguo(1969), male, Lecturer,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iterature and its theory of Pre qing, Eastern & Western Hans.

Abstract: Shiwei explain Shijing as decree of God, and advance a series of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 such as Sanji, Sishi, Wuji, liuqing, Shierlu. According to the change of Yinyang Wuxing, Shiwei foretell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explain poems. Shiwei explain Yashi with Sanji, Sishi, Wuji, and explain Fengshi with liuqing, Shierlu.

Key words: Shiwei; decree of God; categories of explanation